

新书推介

看《沈从文家事》(刘红庆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欢喜的情节不多,多是难过。

看到沈从文没有房子住,难过;看到他被下放,难过,看到他的情书丢失,难过。

动人的细节

有一个细节,是有关想念的,大约是1938年4月左右,沈从文到了昆明,想让张兆和也南下团聚,可是书信再三,张兆和都不动身。沈从文很无助,甚至怀疑张兆和有了外遇。最后,万般无奈的沈从文给只有四岁的儿子沈龙朱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得如泣如诉:“小龙儿,你怎么还不来?我很想念你们。很希望姆妈早些日子带你和小弟弟上路。这里石榴如碗大,不来吃,岂不可惜。黄

儿,他们承认我会打鼓。”

“他们承认我会打鼓”,这句话说出来都有些像是相声台词,写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尴尬与弱势。那种被别人否定后的又没有办法反抗的自卑感,也在沈从文身上扎了根。

就这样,在30年代靠写作在北京闯出一个传奇的沈从文被生活改造成了一个打鼓的闲人。他不再写作,从1950年始,他几乎没有再写一篇小说。

然而,打鼓并不能保证他的人生从此安静。1969年秋,张兆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当时沈从文因为身体不好,可以不下乡。因为毛泽东在通知里这样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可是张兆和刚下乡不久,林彪又发了一号令:疏散老弱病残,让他们投亲靠友去。于是,沈从文的下放路开始了。

下放生涯

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说:“我往何处去?大是问题。因来京已五十年,真正老家应在此地。凤凰去不成,苏州是比较可去处,你生长地总比较熟悉,一二年后你可回来,但否得再疏散,是否有住处?其他地方无一亲戚朋友可以投靠。”

然而,等到沈从文在儿子龙朱的护送下,费尽了曲折赶到湖北咸宁时,才发现,根本没有他住宿的地方。张兆和所在的生产队的人说:“我们自己还没有地方住,怎么接待家属?再说,我们也没有收到上面下来的通知呀!”可是,沈龙朱又不能在那里等着安排父亲,因为他已经买了回程的车票。他心痛如刀绞,只能看着父亲的所有家当包括沈从文喜欢的几箱子书籍,放在野地里,自己匆忙赶回了北京。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不让一个老人家就蹲在野地里啊。沈从文后来回忆这一段“积极劳动改造”的经历时说:“到六九年年末,且被胁迫限定时日,疏散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也无从安排。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逼近黄昏,才用‘既来则安’为理由,得到特许,搭最后那辆行李卡车,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属于故宫博物院一个暂时空着的宿舍中,解决了食宿问题。”

很快,沈从文被分配了工作,是搬个小凳子去菜园里做看守,主要工作是驱赶来偷吃的大小猪。住处呢,十分值得在信里说说,他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这样写道:“这里房子越来越湿,雨中有时得用四个大小盆子承接,恰好正有四个旧破盆带来,却想不到正得用……”

这个在1949年以后一直处于被改造状态的著名作家,在北京有20年的时间和张兆和分居两处。沈从文身体不好,在干校并没有待多久,便请病假回北京看病。1972年,张兆和退休后,也回到了北京。然而,因为东堂子的住处实在太小了,所以,中国作协给张兆和在小羊宜宾胡同安排了一间住房。两处住房有一公里远近,每天,张兆和都是做好了饭以后给沈从文送过去。这种情况,一直到1979年才解决住处。

《沈从文家事》,一本直白阐述沈从文饮食生活与惨淡晚年的生活。

你愈是喜欢沈从文,那么,阅读此书,你便会愈难过。合上书,便会看到一个在时光隧道里叹息的老人,他的那些可以抚摸的才华,被一个时代给毁灭了。我似乎听到他打鼓的声音,慢慢地,轻轻地传过来,一如他在路上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一样,柔软,有音乐感。

唉。

1949年初郭沫若的一篇批评文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郭沫若在文章里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种类似于政治压迫的文字,对于性格内向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次公开的宣判。患了抑郁症的沈从文曾割腕自杀过,但被沈龙朱及时发现而未遂。

沈从文的“思想落后”给两个儿子都带来了麻烦。1949年夏天,沈虎雏考了北京四中,老师都知道他是沈从文的儿子;常常问他,你父亲最近好吗?你父亲是辞职还是被北大解聘的呢?

沈虎雏在这种异样的氛围内觉得很压抑,回到家里也决定帮助父亲好好改造。他想让沈从文和人民大众融入到一起,所以,想教父亲学扭秧歌。沈从文便说:“我不扭,我给他们打鼓。”

当时沈虎雏正在学校的一个锣鼓队打鼓,所以马上给沈从文找到了一面鼓。他本来以为沈从文会敲出和他一样的千军万马壮烈拼杀的节奏来,哪知,沈从文敲鼓的节奏飘忽轻柔,让沈虎雏很意外。于是他对沈从文说:“爸,你的确会打鼓。可你的调子与人不同。秧歌要用固定的锣鼓节奏,才能把大家指挥好,扭得整齐一致。你这么自由变化,人家一定不允许。”

沈从文答:“休息的时候我才打一会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那个打鼓的沈从文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心酸的打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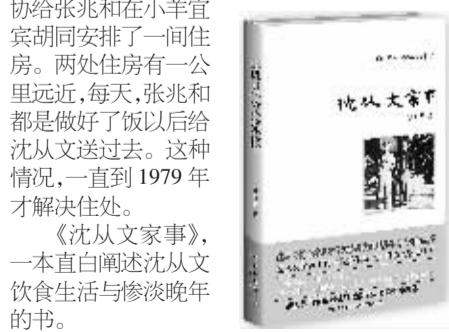
1949年初郭沫若的一篇批评文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郭沫若在文章里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种类似于政治压迫的文字,对于性格内向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次公开的宣判。患了抑郁症的沈从文曾割腕自杀过,但被沈龙朱及时发现而未遂。

沈从文的“思想落后”给两个儿子都带来了麻烦。1949年夏天,沈虎雏考了北京四中,老师都知道他是沈从文的儿子;常常问他,你父亲最近好吗?你父亲是辞职还是被北大解聘的呢?

沈虎雏在这种异样的氛围内觉得很压抑,回到家里也决定帮助父亲好好改造。他想让沈从文和人民大众融入到一起,所以,想教父亲学扭秧歌。沈从文便说:“我不扭,我给他们打鼓。”

当时沈虎雏正在学校的一个锣鼓队打鼓,所以马上给沈从文找到了一面鼓。他本来以为沈从文会敲出和他一样的千军万马壮烈拼杀的节奏来,哪知,沈从文敲鼓的节奏飘忽轻柔,让沈虎雏很意外。于是他对沈从文说:“爸,你的确会打鼓。可你的调子与人不同。秧歌要用固定的锣鼓节奏,才能把大家指挥好,扭得整齐一致。你这么自由变化,人家一定不允许。”

沈从文答:“休息的时候我才打一会



《沈从文家事》封面

读书札记



在“中国小小说南方论坛”期间,《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向韩少功颁发该刊顾问聘书。

——韩少功小小说印象

碎片化读写的时代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杨晓敏

韩少功先生从最开始涉足文坛的现实主义文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再到九十年代那部引发广大争议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从短、中、长篇小说到散文、思想随笔、小小说,韩少功立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上,也努力从西方现代作家那里汲取营养,这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传统意味又有现代色彩。

在韩少功的小小说作品中,我尤其欣赏《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塑造一个身怀绝技的剃头艺人,以微末小技传导出对普通人的终极关怀。何爹不是一个简单的剃头匠,他会36种“刀法”,刀法有讲究,处处见功力,简直就是身怀绝技的“剃林高手”,但他生不逢时,在“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的情况下,他的老式推剪也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所以生意自然是越做越淡。即便如此,何爹也不愿为生计趋时,不给来店里的年轻人焗油、染发,更不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这种老艺人对自己的职业的敬畏与尊重,不由人肃然起敬。最后,三明爹这样忠实的剃头拥护者也病体奄奄了,去世之前,何爹最后一次给他剃头,使完了他的全部绝活儿。

读罢全文,让人不禁发出一声从此弦断无人听知音无处觅的叹息。这篇小小说故事很精彩,故事之外,何爹、老式推剪和剃刀、三明爹都成为了某种象征,读到最后,心里不由得升起一丝忧伤: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地碾过,还会有多少优秀的传统文化会成为残垣片瓦甚至随风而逝呢?

让人难忘的是小小说精彩的语言,风趣活泼的方言俚语,与小说人物身份恰如其分的融合在一起,让人读罢忍俊不禁。在描写何爹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时作者这样写:“……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盘去,要球不是要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男人的头,女子的腰,只能看,不能挠。”三言两语,就将一位传统老剃匠的不满与不屑神情俱备地勾画出来,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近年来,在创作出一系列传统文化意味的小说作品之余,韩少功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注到更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来,《卫星佬》《乡长贺麻子》《垃圾户》《蛮师傅》等小小说作品中,无不渗透着作家对眼下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忧患意识。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人物,却无一不带有一份草根小人物的智慧、狡黠,甚至一份传奇色彩。

韩少功曾就自己的文学创作发表过一段感想,影响了很多文学爱好者,他说:“我很久以来就赞成并且实行这样一种做法:想得清楚的事写成随笔,想不清楚的事就写成小说。小说内容如果是说得清楚的话,最好直截了当,完全用不着绕弯子罗嗦嗦地费劲。因此,对于我写小说十分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我写思想性随笔时十分不重要的东西。我力图用小说对自己的随笔作出对抗和补偿。”小说艺术本就是一种留白艺术,是由作者与读者来共同完成的一种艺术。通读韩少功的小说作品,那些意蕴深厚,余味悠长的作品还是占绝大多数。

2012年春天,在中国小小说南方论坛上,韩少功先生在即兴式的发言中谈到了对小小说的看法,颇有见地,会后在网上曾被热议。他说,相对于长期成为文坛主流的长、中、短篇小说,小小说常被一些人归入边缘位置,这是一种偏见和短视。其实小小说的比较优势和潜在能量总是被很多人视而不见。小小说传统深厚:看看我们前人的笔记、志怪、神话、寓言,其绝大多数都是短小篇章,是当时的小小说,构成了一种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以而且应该被今人好好地利用。小小说市场广阔:只要我们看一看当下一般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再对比一下《小小说选刊》、《故事会》等杂志的发行量,就可知小小说其实广受读者欢迎,特别是受到大众群体的欢迎,是实际上的“主流”和“强势”,具有进一步拓展的市场空间。小小说机遇空前;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已出现了“碎片化阅读”的新概念。小小说是对于手机网络来说是极具亲缘性的文体之一,是很可能获得高峰性发展的文学样式之一,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小小说繁荣的一个黄金时代到来。